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建築史學界

：以原住民建築的調查研究為中心

黃蘭翔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中文大綱

近代臺灣因為統治政權從屬於前近代封建特質的清帝國的手中落入具有近代性的日本殖民政府，讓剛開始起步的臺灣建築史研究架構得以脫離僅以漢人為中心的中國建築史脈絡的論述。特別是原住民建築的研究，在先進的人類學、歷史學者、先史學研究者們具有先驅性的研究引導與刺激下，打下了研究原住民建築之基礎，建築學界也很難得地出現了專以原住民建築為對象的《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專著問世。

因為有了原住民建築的研究成果，在戰前建構了以擁有原住民建築、閩粵漢人建築、西洋建築與日本殖民建築為內容的「臺灣建築史綱」。但這也是要在昭和10年（1935年），人類學對臺灣原住民所屬研究集大成《臺灣高砂族所屬の研究》付梓以後才有的事情。同時也是日本邁向建構東亞共榮圈的時代，因此臺灣建築史的研究可以被視為日本帝國內相關學術研究的一環，也可以視為它是在地專業者建構自主性建築史動向的活動之一。

關鍵詞：高砂族、舊馬來人、臺灣原住民、千々岩助太郎、藤島亥治郎、田中大作、臺灣建築史

壹、前言

正如眾所周知的，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意外的獲得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權；臺灣與朝鮮相比，或許其建築與日本建築史的關係議題較為疏遠，因此將臺灣建築史視為學術領域的意識也薄弱許多。雖然臺灣有大航海時期西班牙人、荷蘭人所興建的貿易、傳教據點與城堡遺跡，也有與印度尼西亞系民族密切相關的馬來系原住民建築，但一般僅注意到17世紀以後，從中國福建、廣東移植的漢族主流文化，自然這些移民在臺灣所興建的建築也僅被視為南中國亞流的地方性建築，建築史家對臺灣建築也沒有太高的興趣。

臺灣建築史學也反應這種背景，於殖民統治之初，幾乎沒有臺灣建築史的相關研究，勉強有人類學者或民族學者作為原住民研究的一環，才觸及原住民住宅的敘述。到了明治末葉，開始出現論述「臺灣建築史」的嘗試，雖然屬專門性的文章，但只是簡短的陳述，且並沒有納入當時人類學界涉及到的研究成果，那是以漢族為主的論述。這是臺灣建築學界與其它學界不同的地方。到了昭和10年（1935年）以後，終於出現對臺灣原住民建築感到興趣的建築研究者，那就是後來將戰前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專書《臺灣高砂族の住家》¹出版的千々岩助太郎。

更進一步，除了原住民與漢民族系的建築之外，還包括了從16世紀以來的西洋建築與城堡遺跡，對臺灣建築進行整體性、綜合性研究思考者，則必須等到戰後，由藤島亥治郎《臺灣の建築》²與田中大作《臺

1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88年）。

2 藤島亥次郎，《臺灣の建築》（東京：彰國社，1948年）。

灣島建築之研究》³的出版，才算有初步的成果。⁴《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將日本殖民者在臺灣興建的建築也視為臺灣建築之一部分，它是對臺灣建築史各個課題有較完整的關懷之著作；另一方面，從《臺灣の建築》的序言，可知其對於日本戰後的時事有所顧及，其出版日期也在戰後不久的昭和23年（1948年），因而省略了日人在臺的建築活動之敘述。

藤島亥治郎與田中大作不同，他不是殖民統治期間常駐臺灣的建築史學家，也不是當時「臺灣建築學會」會員，他以朝鮮建築史研究者聞名於日本，在昭和11年接受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補助，於該年的4月4日來到臺灣，為執行「臺灣建築に關する研究」計畫，進行為期21天的短暫田野調查。在《臺灣の建築》的序言裡，藤島提及得到當時臺灣總督府官房會計課營繕係長已故井手薰、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已故技師神谷犀次郎、臺北高等工業學校教諭千々岩助太郎及田中大作等人大力的協助。並且在藤島離臺後的昭和12年，田中大作在《臺灣建築會誌》連續發表了兩篇關於臺灣建築史的大綱，⁵若拿來與《臺灣の建築》的目次相比較，可以發現兩者有很密切的關係。或許藤島曾得助於田中大作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而田中大作得到藤島寬廣的建築史觀影響也說不定。

- 3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5年）。雖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臺灣島建築之研究》為書名出版，但是田中大作所題的書名是《臺灣島の建築に關する研究—臺灣建築の全貌—》，根據作者本身的序言，提及他在昭和22年（1947年）5月回到日本，到鹿兒島縣立工業專門學校建築科研究室，以2年半的時間完成該書的整理與撰寫，序言的落款時間在昭和25年（1950年）6月。但是在同書的「高名譽會長序」中，卻提到田中大作完稿時間在昭和28年（1953年）。
- 4 千々岩氏《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出版年是在1960年，藤島氏《臺灣の建築》則在1948年，而田中氏《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出版更晚要至2005年，這些在戰後才出版的著作，為何在此可視為戰前的研究成果呢？千々岩氏專著是整編自昭和13年（1938年）至昭和17年（1942年），發表於《臺灣建築會誌》上的調查成果；藤島氏著書則是為執行日本學術振興會昭和11年（1936年）的補助計畫案「臺灣建築に關する研究」，從當年的4月4日來臺進行為期21天的田野調查，回國後向振興會提出研究報告書；至於田中大作，他早在昭和12年（1937年）於《臺灣建築會誌》上，登載過他的構想大綱〈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について〉，只不過他真正完稿是在1950年，但因戰爭等因素的拖延，經過55年之後也才有機會問世。可知三氏專著有機會付梓雖都在戰後，但是可以視為是戰前的研究成果。
- 5 田中大作，〈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1號（昭和12年（1937年）），頁17 - 46。〈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につ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2號（昭和12年（1937年）），頁137 - 139。

本文將焦點放在1895年甲午戰後，從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的時間，以臺灣原住民建築的調查研究為中心，思考當時在臺灣的建築史學界所關心的課題與其對原住民建築論述之內容。

(表 - 1)

- 明治28年(1895年) 6月17日 日本殖民政府於臺北舉辦「臺灣始政式」。
- 11月10日 伊能嘉矩抵達臺灣。
- 12月15日 「臺灣人類學會」成立。
- 明治30年(1897年) 5月30日 伊能嘉矩開始進行持續192天的環島調查旅行。
- 明治40年(1907年) 安江正直受命收集建築史編纂資料開始進行臺灣建築調查。
- 明治42年(1909年) 日本《建築雜誌》1月號與2月號刊載〈臺灣建築史〉文章。
- 明治43年(1910年) 《臺灣時報》安江正直之〈臺灣建築史〉等五篇文章。
- 昭和4年(1929年) 「臺灣建築學會」成立，並發行《臺灣建築會誌》。
- 昭和10年(1935年) 村田治郎訪臺。
- 昭和11年(1936年) 伊東忠太訪臺。
- 千々岩助太郎受日本學術振興會補助，進行「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研究，其成果刊載於《臺灣建築會誌》中。
- 4月4日 藤島玄治郎來到臺灣，進行為期21天的田野調查。。
- 昭和12年(1937年) 《臺灣建築會誌》刊載藤島玄治郎〈臺灣建築談議〉演講稿。
- 昭和17年(1942年) 千々岩助太郎接受了日本學術振興會補助，進行臺灣寺廟建築研究。
- 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結束在臺灣的殖民統治。
- 1948年 藤島玄治郎，《臺灣の建築》一書在日本正式發行。
- 1950年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成書。
- 1960年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正式出版。
- 1979年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出版。
- 2005年5月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文稿正式出版。

貳、對臺灣建築史學界影響深遠的人類學研究者⁶

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渡海來臺的日本建築師或是都市計畫師們，與其重視臺灣建築的調查研究，不如說他們的重點是在如何讓近代日本帝國成功地對臺施行殖民的統治。換言之，他們在乎的是如何因應統治上的需要來進行新建築與都市的建造。以政治人物為首的初期建築與都市建設專業者，關心的課題是如何改善不健康的臺灣建築與市街地、興建象徵日本國民精神的神社建築、設置推動同化政策的教育據點、建設防備「土匪」（臺灣人民的抵抗）的武力兵營設施、建設與同化或教育同行的監獄、確保與興建行政官廳與官舍、整理產業資本化的據點、其它對於天然災害或風土的考量等等事業。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都市計畫與建築興建可以分成：統治的確立時期、鐵道建設時期、市區改正與衛生秩序的確立期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期等，⁸因為日人對臺灣整體的建設與相關法令的制定等事情，必須等到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時期才有進展，因此「臺灣建築史學」的建構，或可被視為大東亞共榮圈體系中的建築史學之一部分。

關於統治上需要的設施與建築之興建，就如同舊臺灣總督府（現在臺灣總統府）所代表的行政官廳與官舍必須緊急建築的理由，可從當時《時事新報》所揭示內容窺知一二。亦即，（一）新廳舍的建設是為了統治「土人」（臺灣人）及使之服從，故以裝飾統治者的威儀是必要的。（二）用過去既有的廟堂社宇作為統治的據點，對於耳濡目染於儒教的「無知頑民」（臺灣人）的感情有所傷害，因此有必要及早興建新的廳舍。（三）為改善不健康的臺灣居住環境，必須從日本國內募集優

6 在此無意全面回顧人類學對臺灣原住民研究的相關議題，只將重點放在對「臺灣建築史」研究有重要影響的面向。其實本文傾向採取更為狹義的範圍，亦即將焦點僅放在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部份，以及臺灣原住民與東南亞、大洋洲關係的實質論述上面，因此僅以臺灣原住民種族研究的先驅伊能嘉矩，以及收編臺灣原住民於他所要建構的東亞民族文化源流體系的知識架構，以及鹿野忠雄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為代表。

7 黃蘭翔，《臺灣都市的文化的多重性とその歴史的形過程に關する研究》（京都大學學位申請論文，1993年），頁307 - 316。

8 黃蘭翔，《臺灣都市的文化的多重性とその歴史的形過程に關する研究》，頁301 - 306。

秀人才，因此必須對環境作適當的整理設置。⁹

在這種情況之下，建築專業者與都市計畫師們將臺灣建築視為南中國建築之亞流而加以忽視，僅盡力於統治上所需要的新公共設施與建築之建設。但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積極委託人類學者進行人類學方面的調查，如於殖民統治初期即開始渡臺，也遺留給後世非常珍貴資料的代表性學者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鹿野忠雄等人的工作。人類學界對臺灣的研究遠比建築學界要早也活躍許多，這可以從學會設立的時間先後窺知其端倪。「臺灣建築學會」之組成是在開始殖民統治34年後的昭和4年（1929年），而「臺灣人類學會」卻早在1895年6月17日，也就是殖民政府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後不到5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成立。¹⁰

伊能嘉矩是一位熱中追求人類學學問，對大眾教育又竭盡心力的人物。¹¹關於伊能氏的志向，在他決定渡臺後，向當局及相關人士發表〈告諸君赤志書〉（〈余の赤志を陳べて、先達の君子に訴ふ〉）¹²中有明白的說明。伊能到底是怎樣的一位人類學者，在川村湊的《「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中，對他的人像有如下的描述：「1895年8月17日，內閣會議決議那些奉獻於臺灣文武相關職務者，多徵從軍事人員赴任之。即使如文官或是學者也都是支持大日本帝國，將帝國光榮宣揚於海外的『從軍者』，真可說是對國家民族有勳功偉業者」。¹³

伊能嘉矩來臺灣進行調查，前後有4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7年5月至11月，共192天的臺灣全島原住民調查。這是臺灣總督府命令

9 時事新報，〈臺灣の廳舎建築〉，《建築雜誌》，第146號（1899年2月），頁62-63。

10 江田明彦，〈伊能嘉矩年譜〉，收錄於《臺灣蕃人事情》（東京：草風館，平成12年6月復刻版）。

11 根據江田明彦的〈伊能嘉矩年譜〉，伊能嘉矩前來臺灣之前，曾經在每日新聞、教育評論、教育新知、大日本教育新聞等新聞社工作過，於明治26年（1893年）9月9日，拜訪了永田町文部省大臣井上毅。於同1年10月，加入了日本人類學會，在理學博士坪井正五郎（1863-1913年）的門下，學習人類學。於次1年的8月20日，於東京富士見町的明治義會講堂，召開第2次土俗會議。鳥居龍藏以發起人的總代表發表開會致詞，舉行坪井教授的演講會。另外，伊能也以「科學的土俗の必要及び普通教育における關係」為題，發表演說。後來，在渡臺之前也出版了『戰時教育策』、『戰時教育修身訓』等出版物，他與鳥居龍藏共同創立了「人類學講習會」，召開第3次的土俗會議，也在該會議裡舉行演講。於明治28年11月3日，以陸軍省戶雇員的身份，從宇品港出海，於11月10日抵達臺灣，受命為臺灣總督府囑託，從事臺灣的研究。

12 伊能嘉矩，〈余の赤志を陳べて、先達の君子に訴ふ〉，收入森口雄稔編著，《伊能の臺灣踏查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年）。

13 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1996年），頁96。

執行的計畫「蕃人教育施設準備に關する調査」，其後所撰寫的報告書即是關於臺灣原住民最初的研究成果《臺灣蕃人事情》的前身。《臺灣蕃人事情》¹⁴將臺灣原住民族群分為8個種族，分別為泰雅（Atayal）、布農（Bunun）、鄒／曹（Tsu'o）、澤利先（Tsarisen；後來稱為魯凱）、排灣（スパヨワン）、卑南（Puyuma）、阿美（Amis）與平埔族（也就是所謂的熟蕃¹⁵），平埔族還可再細分為10個小族。雖然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或是清代，臺灣原住民已有部份性的分類，但是運用科學性手法掌握原住民全體性的分類，則以《臺灣蕃人事情》為濫觴。¹⁶

若說奠定臺灣原住民研究基礎的人是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則是將臺灣原住民文化放到亞洲甚至世界民族文化架構裡的人。鳥居氏在臺灣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的成果，讓他可以提出「日本文化形成論」的論述。鳥居對人類學的關心範圍不限於當時軍方或是總督所委託的調查，¹⁷實際上他是日本學界最早提倡日本文化源流論者。¹⁸他的說法雖經後世研究者修正，但是他將視野擴及東亞或者世界來檢視日本文化的形成，具體而言有北中國、東亞與南中國、東南亞的兩個文化脈絡，這樣的想法仍然為現今的日本學界所繼承，而具有影響力。關於鳥居對日本文化源流論的詳細論述，請讀者參考〈古代の日本民族移住發展の経路〉。¹⁹簡而言之，即古老日本民族乃是由固有日本人種、印度尼西亞人種與印度

14 伊能嘉矩，栗野伝之丞著，《臺灣蕃人事情》，復刻版（東京：草風館，平成12年6月）。

15 所謂的熟蕃是清代以後被漢民族文化同化後的臺灣原住民。

16 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原出：《民族學研究》第18卷1、2號，昭和29年（1954年）），《馬淵東一著作集》，第2卷（東京都：社會思想社，昭和49年（1974年）），頁249 - 273。

17 末成道男，〈鳥居龍藏の足跡〉，收錄於《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1991年）。鳥居的海外調查始於明治年間的中國遼東半島與東北地方（南滿州）的調查。在進行這個田野調查之前，似乎遇到種種的困難，起初這份調查工作是鳥居旁聽地質學神保教授的工作，鳥居曾申請要同行，但遭到拒絕。因此求救於自己的指導教授坪井，結果以東京人類學會派遣的身份，募集民間的捐款才得以成行。於1895年，單獨前往遼東半島5個月，足跡遍佈各地，收集種種資料。起初的臺灣調查也是東京帝國大學所派遣的調查，都是投石問路式，邊嘗試找路，卻可說是屬於運氣好的調查工作。

18 江上波夫，〈日本文化源流論の二つの流れ〉，《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 民族學Ⅱ》（東京：平凡社，1984年）。

19 鳥居龍藏，〈古代の日本民族移住發展の経路〉（原出：《歴史地理》28卷5號大正5年），《鳥居龍藏全集》，第1卷（東京都：朝日新聞社，昭和50年（1975年）），頁504 - 506。

支那人種的民族所組構形成的學說。

至於印度尼西亞種族，鳥居龍藏說：「所謂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ian），一般是指馬來人種。今天學者將馬來人分為兩種，一是固有馬來人種，另一是印度尼西亞人種（Indonesian）。印度尼西亞人種（Indonesian）屬極為原始的馬來人，其文化程度也低，主要居住在婆羅洲（Borneo）、蘇拉維西（Sulawesi）、菲律賓（Philippines）與臺灣，今天的日本人具有這種印度尼西亞人種（Indonesian）型的特質，也就是在日本人的血液裡，混有這種印度尼西亞人種（Indonesian）的血液」，如此地將臺灣原住民種定位為印度尼西亞人種（Indonesian）之一支的地位。

伊能嘉矩與鳥居龍藏之研究的後繼者是鹿野忠雄。²⁰鹿野忠雄在臺從事臺灣原住民的調查，持續有20年之久。因為他的研究，拓展了東南亞視野的臺灣原住民研究，他特別以菲律賓群島為中心，展開了他的調查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收錄於《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請讀者參考其詳細的內容。鹿野忠雄於該書上卷的序文中，有如下的記述：「筆者（鹿野忠雄）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亦即先史學的研究未臻成熟，但是專心於提供新的材料，期待發現新的問題，也隨著卷數的發行，將研究成果公諸於世。對於持續研究臺灣高砂族20年的筆者而言，若要從事東南亞的研究，則不得不以臺灣為據點。如今關於臺灣研究的苦鬥，反而學習到了展望來研究上很多有益的成果，喜悅之情油然而生」。

接著說：「粗略地劃分東南亞細亞，可分為阿薩姆（Assam）、緬甸、泰國、佛印、中南半島的大陸地區，以及馬來群島及菲律賓（進一步包括大洋洲（Oceania））等的島嶼群的兩大區域，過去對這兩地域的研究大概都是分開獨立進行，當然今後必須密切連結兩地域，進行兩地域的考察。在這樣的思維下，臺灣島位於兩地域的中間，若以這種觀

20 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下卷（東京：矢島書房、昭和21年10月（1995年9月臺北南天書局復刻版））。鹿野氏是於昭和8年（193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理學部，昭和9年接受臺灣總督府的囑託，前往菲律賓從事田野調查，整理學術機關，並且從事民族學的研究，創設比島（菲律賓島）史前研究所。昭和19年（1944年）6月，接受陸軍的囑託，到婆羅洲島從事民族學的調查。

點觀之，臺灣實是有用的重要寶庫之所在地。過去不少的西歐研究東南亞細亞學者，或是先史學者，都渴望有關於臺灣的資料，但是一直都處於欠缺的狀態，因此所論析的問題終究無法透徹與完整」。這個序文清楚地表達了鹿野忠雄的研究問題意識之所在。

伊能嘉矩、烏居龍藏、鹿野忠雄所代表的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先史學研究臺灣所得的成果，後來深深影響提倡臺灣建築史學的千々岩助太郎、田中大作與藤島亥治郎等人的建築史觀。

參、臺灣建築史研究的草創階段

關於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建築資料，首先想到的是在昭和4年（1929年）成立的「臺灣建築會」，該會也在同時發行了《臺灣建築會誌》。這是戰前臺灣建築界的組織與其交流的園地。《臺灣建築會誌》是現今要了解當時的建築設計、研究與興造種種訊息不可或缺的專業性雜誌。另一方面，綜合了戰前臺灣建築史論述的資料，則有田中大作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與藤島亥治郎的《臺灣の建築》兩本著作。前者將臺灣建築分為高砂族的固有建築、臺灣人（漢族）的傳統建築、西洋人所營造的建築及日本人所營造的建築等範疇；該書還特別開闢「附論」，以廣範圍的視點嘗試討論臺灣的都市建築特徵、穀倉建築與石敢當的分佈範圍。後者則未納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也沒有延伸論述城市、穀倉與石敢當之類的議題，其它部份與田中大作之著作大同小異，然藤島本人不但對朝鮮建築史有獨到的見解，也擁有自己的世界建築史的體系觀，藉助他的體系觀可以思索臺灣建築史在世界史的位

置。²¹

如前所述，臺灣雖是日本最早獲得的殖民地，但是臺灣建築會的組成卻比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南滿州」的建築會組織要來得晚。當時建築專業者忽視臺灣建築的重要性的理由，藤島於在昭和12年（1937年）於《臺灣建築會誌》所刊載的演講稿〈臺灣建築談議〉²²中有所提及。亦即「第一是土地遙遠，必須經由長時間的乘船才可抵達之地。另外一個原因是先入為主的概念使然。若提及臺灣建築，大家腦筋裡浮現的是盡是漢人的建築，臺灣漢人的建築就是南中國建築的延續，也就是從南中國移民來臺所興建的，與原鄉沒有什麼不同的建築，即使有像樣的建築，那到底不具太大的價值。第三個原因是臺灣建築都是新近土地開墾後所興建的建築，即使興建年代較早，也僅屬於近世以後的建築，並且有白蟻為害，在這種條件下，臺灣無法擁有年代久遠的建築」。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得的是在明治42年（190年），於日本國內發行的《建築雜誌》（1939年1月號與2月號）登載了題為〈臺灣建築史〉²³的文章。這是日本學界首次對臺灣漢人傳統建築作全面性調查之初步成果。根據產業大學足立崇氏於2008年9月在日本建築學會大會所發表的論文，²⁴可知安江正直在1907年11月與1908年1月，受命收集建築史編纂資料而前往臺南、鳳山、鹽水港、南投、臺北各地調查，後來撰寫了回覆總督府的兩份「復命報告書」。這篇〈臺灣建築史〉就是這兩篇復命報告書的結論。同樣的內容再加上一篇短文〈林本源の邸宅〉

21 藤島玄治郎在大正15年（1926年）以〈朝鮮建築史〉為題連續在《朝鮮と建築》（第5輯第1、2、3、4、6、7號）刊登他6次的講座演講稿。藤島在這個講座裡建構了「朝鮮建築史」這個學問的概念，但是他是在世界建築史體系中，定位出朝鮮建築的位置。他將世界建築分為6大體系，亦即古代系（古埃及、亞述利亞〔Assyria〕與巴比倫〔Babylonia〕、古波斯、猶太〔Judea〕等古文明及其它）、歐洲系（古希臘式、古羅馬式、仿羅馬式、歌德式、文藝復興式、現代歐洲及美國、其它各地）、中國系（中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印度系（印度、暹羅、占婆）、撒拉森〔Saracen〕（土耳其、阿拉伯、北非、西班牙、波斯、日本除外的其它歐亞地區）。將朝鮮建築定位在中國系內的建築，並與世界建築體系連結在一起。

22 藤島玄治郎，〈臺灣建築談議〉，《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3號（1937年），頁169 - 184。

23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一、二）〉，《建築雜誌》，第265（55 - 64）、266（106 - 115）號（1939年），頁95 - 118。

24 足立崇，〈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臺灣建築史研究の研究 2—安江正直について—〉，《日本建築學會大會學術講演梗概集—建築歷史・意匠》（東京都：日本建築學會，2008年），頁181 - 182。

也轉載於當時的《臺灣時報》。²⁵這篇文章發表後無人問津，須待20年後藤島亥治郎前往臺灣調查之時，才第一次受到重視，於昭和14年，重載於《臺灣建築會誌》。²⁶這都說明了臺灣建築不受重視的歷史事實。

這篇文章的章節有一、中國建築的沿革（支那建築の沿革）、二、臺灣明清建築的沿革（臺灣における明清建築の沿革）、三、臺灣明清建築與中國建築的關係（臺灣における明清建築と支那建築との關係）、四、臺灣明清建築的通性（臺灣における明清建築の通性）、五、臺灣明清建築的特質與缺點（臺灣における明清建築の長所と短所）。正如章節所示，文章的討論對象僅限於漢人傳統建築，主要從清代官方所編纂的地方志之記述，再加上田野調查的資料，區分為建築、寺廟、城牆、西洋城堡等類型，針對這些類型收集史料敘述，以抽出臺灣建築的特徵，同時與中國建築進行初步的比較。

到了昭和初期，也開始注意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於16、17世紀所興建的「西洋系建築」。除了西班牙人於北臺灣基隆、淡水地方，興建聖撒爾瓦多城（San Salvador；1626年）與聖特·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1628年）之外，荷蘭人也於17世紀前半，在安平與臺南分別興建了熱蘭遮城（Zeeladia；1624年）與普羅民遮城（Provintia；1653年）；後來西班牙人被荷蘭人驅逐，而荷蘭人在臺灣建設的貿易據點之城堡，為明朝遺臣鄭成功所佔領。針對這些築城的歷史，最早表示關心的是歷史學者村上直次郎。²⁷至於熱蘭遮城的遺跡，臺灣建築會正會員栗山俊一曾作過田野調查，究明了當時殘存的遺跡，他與村上直次郎皆在臺灣文化300年紀念會上發表關於這個遺址的演講，後來整理成文字

25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一、二、三、四）〉，《臺灣時報》8（28-32）、9（30-34）、10（13-18）、11（14-17）號，明治43年（1910年）；〈臺灣建築史各論の一節（林本源の邸宅）〉，《臺灣時報》13號，明治43年（1910年），頁31-34。

26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臺灣建築會誌》，第11輯第2號（1939年），頁95-118。

27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チャ築城史話〉，《臺灣文化史說》（臺北市：臺灣文化300年紀念會，昭和5年（1930年）10月26日），頁33-89。

稿〈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いて〉，²⁸以及在《臺灣建築會誌》上的投稿論文〈築城後300年を経たゼーランヂャ城の今昔〉。²⁹這時除了注意到西洋人所營造的建築外，也開始深化漢人單一建築的研究，如臺灣兩大花園之一的板橋林家花園，高橋彝男的〈林本源邸に就いて〉³⁰就是其中的代表。但即使對臺灣單一主流建築的歷史產生興趣，也還不存有建構出整體建築史的意圖。

時代到了昭和10年（1935年）後，整個世界情勢有所改變。在都市計畫事業推動方面，於明治40年（1907年）7月開始施行『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於明治33年（1900年）8月）後，已經過30年，日本進入東亞共榮圈的興造期，朝鮮半島的『朝鮮市街地計畫』與中國東北關東州的『關東州計畫令』也先後施行，在這種時局下，臺灣終於在昭和12年（1937年）施行『臺灣都市計畫令』。於建築史學界裡，也有不同的發展動向出現。³¹當時走在時代尖端的伊東忠太、³²村田治郎、³³藤島亥治郎等人都先後來到臺灣。在《臺灣建築會誌》也刊登了藤島氏的〈臺灣建築談議〉與伊東的演講

-
- 28 栗山俊一，〈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3輯第2號（1931年），頁11-18。〈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いて〉這篇文章是栗山俊一於昭和5年（1930年）10月，在臺南市舉行的「臺灣文化300記念會」上發表演講的演講文章稿，收錄於《續臺灣文化史說》（臺灣文化300年記念會，昭和6年（1931年）3月31日），後來為《臺灣建築會誌》所轉載。
- 29 栗山俊一，〈築城後300年を経たゼーランヂャ城の今昔〉，《臺灣建築會誌》，第2輯第2號（1930年），頁27-30。
- 30 高橋彝男，〈林本源邸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4輯第1號，頁12-37。
- 31 日治時期的土木、都市計畫與建築興建的時期劃分，可以參考拙著〈臺灣都市の文化的多重性とその歴史的形成過程に関する研究〉第301-306頁。可有統治權確立時期（明治28年〔1895年〕～明治33年〔1899年〕）、鐵道建設時期（明治33年〔1899年〕～明治38年〔1905年〕）、市區改正／衛生秩序確立時期（明治38年〔1905年〕～昭和12年〔1937年〕）、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時期（昭和12年〔1937年〕～昭和20年〔1945年〕）。在這個歷史分期裡，臺灣建築史研究受到較為整體的關照就是在這個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時期，而在這以前專業者們為了政權的確立、鐵道的建設、市區改正與環境衛生的確保而努力。這也反映出在臺灣統治之初，建築專只專注於新的都市計畫或是新建築的設計與興造的時代現象。
- 32 伊東忠太將過去在印度、中國等地區所進行的旅行與田野調查和研究成果，整理成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6本完整著作有：《日本建築の研究上、下》（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第1卷-第2卷）、《東洋建築の研究上、下》（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第3卷-第4卷）、《見學紀行》（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第5卷）、《伊東忠太建築文獻》（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第6卷），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編纂會編，《伊東忠太建築文獻》（東京：龍吟社，1936年）。
- 33 在《臺灣建築會誌》裡沒有村田治郎的資訊，但是在《臺灣高砂族の住家》村田治郎序文中，村田自己提到於昭和10年（1935年）到訪過臺灣的情形。

內容〈工學博士伊東忠太先生演講〉。³⁴

伊東忠太保持他一貫的東洋建築史觀，批評當時在臺灣流行的都市計畫思想與輕視東洋文化史觀的西洋觀點，強調臺灣傳統寺廟保存的意義。可惜的是，伊東也只是看到漢人的傳統建築，而藤島卻注意到了高砂族的固有建築及西洋人所營塑的建築。藤島於昭和11年（1936年），帶著由日本學術振興會補助的「臺灣建築に関する研究」計畫案來到臺灣。同一年，日本學術振興會也補助了當時在臺北高等工業學校擔任教師的千々岩助太郎，進行臺灣高砂族住家研究；前舉之田中大作的臺灣建築大綱〈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與「〈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について」，也在這個時候提出，試著有系統地去建構「臺灣建築史學」。

這些都是在經歷了人類學者在進行原住民調查40年之後，建築學界才有的新動向。這也是人類學綜合了體質、語言與文化各方面的觀點，對原住民的理解或是具體的種族分類也都已達成熟階段的時期。經過前舉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鳥居龍藏、臺灣總督蕃務本署、森丑之助，以及臺灣舊慣調查會的佐山融吉與小島由道的努力，特別是於昭和10年（1935年），以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等人為中心，由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教室所編纂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³⁵問世之後，雖然原住民分類仍有爭議，但也趨於固定也是事實。移川之藏等人將原住民種族分為泰雅（Taiyal）、賽夏（Saisiat）、布農（Bunun）、曹（Tsou）、魯凱（Rukai）、排灣（Paiwan）、巴那巴那彥（Panapanayan；卑南）、旁次阿（Pangtsah；阿美）與雅美（Yami）。³⁶雖然千々岩助太郎、田中大作與藤島亥治郎在論述原住民建築的分類時，有一些細微的不同，但是幾乎完全接受人類學界的研究

34 伊東忠太，〈工學博士伊東忠太先生講演〉，《臺灣建築會誌》，第8輯第5號（1936年），頁287-298。

35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5年）。

36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分類に對する一試案〉，收錄於《東南亞細亞民族先史學研究（下）》，（東京：矢島書房，1946年），頁187-217。

成果。³⁷

雖然田中大作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要到昭和25年（1950年）始能成書，得以出現在大眾的眼前更是遲至2005年4月。但在早先發表的〈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大綱中，已提出高砂族的固有建築、臺灣人（漢族）的傳統建築、西洋人所營造的建築、日本人所營造的建築等敘述範圍。關於高砂族部族的分類，完整地繼承了人類學者的業績，也特別另闢一小節陳述平埔族及其建築。西洋建築部分，除了討論17世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臺灣城堡之外，亦指出1860年代臺灣開港之後，所導入的西洋風建築。臺灣人建築部分，則區分為祠廟建築、文教建築、住宅建築與庭園、衙門・都城與堡壘、牌樓・碑碣・梵鐘、墳墓等項來敘述。針對日本人興建的建築，則分為前期（明治28年〔1895年〕～明治40年〔1907年〕）、中期（明治41年〔1908年〕～大正13年〔1924年〕）、後期（大正14年〔1925年〕～昭和20年〔1945年〕）來討論；其內容除了涉及建築樣式的演變之外，還包括了建築設計者、施工者與其主要建築作品的介紹。在1953年完稿時，另加上「附論」，以寬廣的視點，嘗試對臺灣都市建築特徵、穀倉建築與石敢當的分佈範圍進行討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田中大作想要將臺灣建築定位於東洋建築史體系中的企圖心。

致力於以寬廣的視野來掌握臺灣建築的特質，似乎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趨勢。將《臺灣の建築》與《臺灣島建築之研究》相比，它雖然缺了平埔族、日本人在臺灣興建的建築部分，也沒有提出該發展的研究課題，但是兩者的基本論述觀點是一樣的。在日本，藤島以朝鮮建築史專家而聞名，但他所關心的建築發展不限於朝鮮半島內，而在於以世界建築史體系觀點，進行建築史之思考。在明治25、26年前後，日本建築史學界的前輩們的足跡，由朝鮮半島出發，踏遍了中國至印度、暹羅，甚至是土耳其的土地，從事各種建築的田野調查，東洋建築史體系也幾

37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藤島亥治郎《臺灣の建築》（頁34 - 79）與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頁43 - 101）。田中大作也特別列入了平埔族及其建築。

乎建構完成。進入昭和時期，朝鮮的建築史也調查完畢，³⁸在大正13年（1924年），完成了沖繩縣的建築調查，³⁹但是臺灣建築的調查卻遲遲未能展開，這對藤島來說感到不可思議。如前言所述，當時在臺灣協助藤島進行調查的人之中，包括了千々岩助太郎與田中大作，因此可以判斷，企圖建構臺灣建築史體系的想法是他們所共有的意見。

在昭和10年前後，對臺灣建築史的關心逐漸提升，一改過去輕忽的態度，日本的建築史學者也開始認真思考臺灣建築的特性與研究的意義。藤島說：「興建年代的古老與否不是問題的重點，從建築史的觀點來看，建築的價值也不完全根據建築興建年代的久遠與否。即使是現代建築，也可以拿來作為建築史研究的對象。有人認為臺灣的建築年代都很新，根本不值得一提。其實這是將建築視為古董才會持這種的觀點。就考慮新的建築設計時，日本建築欠缺臺灣南洋系建築的樸質與臺灣建築的熱情，因此研究臺灣建築自然有其意義」。雖然藤島還沒有找到建築史研究的體系邏輯，但是可以充分體會他那完全開放地接納臺灣建築的態度。

即使市在臺灣原住民建築領域留下不朽業績的千々岩助太郎，他對建築史的關心也並不限於高砂族系的建築，他在昭和17年（1942年）亦接受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補助，進行以「臺灣における寺廟建築の研究」為題的研究，也曾在《臺灣建築會誌》上發表他最初的研究成果〈臺灣の寺廟建築（第一報）〉，⁴⁰但是這個第1報的成果僅相當於他整體報告書的前言部分，或許是因為戰爭的原因，後來就中止其研究成果的公布了。

38 除了前舉註釋所述，藤島玄治郎對朝鮮建築史的研究之外，早在約明治42、43年前後（1910年左右）東京帝國大學的關野貞進行過朝鮮古建築的調查（《朝鮮と建築》，第1輯第3號）。

39 伊東忠太，《琉球—建築文化》（東京：東峰書房，1942年）。田邊泰、巖谷不二雄共著，《琉球建築》（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37年）。雖然伊東忠太的《琉球—建築文化》出版時間在昭和17年，但是根據《琉球建築》的伊東序文，知道進行琉球建築調查的時間是在大正12年7月，所以藤島指的應該是伊東氏的調查。

40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の寺廟建築（第一報）〉，《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5、6號（1943年），頁175－211。

千々岩整理了殖民統治以來對臺灣漢人宗教的研究，⁴¹將臺灣漢民族的建築分為福建系與廣東系兩個脈絡。他認為福建省的氣候屬於亞熱帶氣候，建築材料應用了木材、竹或土埧坯磚的自然材料。小型建築用竹材製作，一般建築用土埧坯磚建造，或者用夯土版築興造，立木或以竹為柱子，再編竹為牆壁或門版。建築各部作法都是充分應用建築材料的特性，屋頂有大起翹的屋脊，於各部構件裝飾華麗，充分表現出南方中國熱情的特質。另一方面，廣東建築傳播來臺之前，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就如同由臺南兩廣會館或是三山國王廟所代表，多使用石材，無法如木材與竹材作自由的表現。福建建築大都使用曲線，廣東建築則使用直線為多。

當然世間對千々岩助太郎的認知，是他寫下那不朽之作《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在千々岩助太郎之前，建築被視為物質文化的一部份，也納入了文化人類學調查的範圍。而殖民政府之所以急於進行原住民的調查，並且將工作託付給學術界來進行調查，當然是為了政治統治的需要。或許與委託事業目的有所偏離，所以在復命書裡，僅包括少許的建築資訊，建築沒有獨立分開進行調查與分析。千々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了他的調查研究。為該書撰寫序文的作者，也是京都大學教授，在中國建築史研究上留下無可取代地位的專家村田治郎，曾對千々岩的著書作了如下的評價：「過去幾乎完全忽視臺灣建築的調查，想要知道

41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1939年）。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第1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年）。

高砂族住家的情形，僅能依靠《蕃族慣習調查報告》⁴²來推知其片段，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我個人非常幸運地得有機會於昭和10年（1935年）前去臺灣作實地的參觀，也拜訪了當時是臺北高等工業學校教官的千々岩助太郎，方才知道他正在從事高砂族的住家調查……」。⁴³

當時日本國內的建築界也開始重視臺灣原住民的建築，日本建築學會長的內田祥三，在《臺灣高砂族の住家研究》的序文中，寫著：「昭和11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補助事項裡，有『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這個計畫案。申請者是臺北工業學校教員千々岩助太郎氏，當時臺灣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理番事業，舊有的原住民住家處在消失的危機之中，而這些建築在民宅的建築史上，佔有重要的意義，所以通過這件申請案，並且持續幾期給予補助與支持」。

內田還繼續說：「當時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總裁的（大正天皇第二皇太子）秩父宮殿下，經常聽取常置委員長，相關補助事業的說明。我（內田祥三）因為是第11屆常置委員長，於昭和13年4月7日，來到皇宮所在的赤坂表町，就所管轄的事情提出報告。因為當時受到振興會補助的計畫大都屬大學研究者的計畫，唯獨此件是工業學校職員提出的申請，實屬於特例。當說明這項研究計畫的重要性，申請者也是熱衷於

42 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タイヤル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2月。

河野嘉六，《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 アミス族、プユマ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3月。

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 サイセツ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6年3月。

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 ツワウ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8年3月。

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一～五 パイワン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22年3月。

佐山融吉，《阿眉族南勢蕃；阿眉族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3年3月。

佐山融吉，《阿眉族奇蜜社、太巴望社、馬太鞍社、海岸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4年3月。

佐山融吉，《曹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5年3月。

佐山融吉，《紗績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7年3月。

佐山融吉，《大么族前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8年3月。

佐山融吉，《武崙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9年2月。

佐山融吉，《大么族後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20年3月。

佐山融吉，《排灣族、獅設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21年1月。

43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頁27。

研究的學者，並且若不及早進行調查，恐有錯失良機的憂慮，因此也就通過該計畫案，期待因研究者的調查與研究，能夠獲得有益的成果。殿下聽了之後，露出很滿意的樣子」。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建築學界認識到臺灣建築的重要性時，已是人類學界、民族學界、先史學界進行調查研究經歷40年以後才發生的歷史事實。

肆、戰前臺灣原住民建築研究的成果

在前文中一再重申，代表戰前臺灣建築研究的成果者可算是藤島亥治郎的《臺灣の建築》、田中大作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及千々岩助太郎的《臺灣高砂族の住家》。藤島與千々岩的調查都是昭和11年日本學術振興會所補助之研究計畫，除了「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之成果，曾在《臺灣建築會誌》陸續發表過，⁴⁴後來再集結成書，於戰後的1960年出版外，其他兩本書也都是在戰後才出版的專著。但是田中大作在戰前曾經提出過書寫的大綱，藤島在戰後第3年就付印，可以知道3本書都是戰前就已有的調查資料，戰後才整理出書罷了。

然而，針對高砂族建築部分，千々岩助太郎要比田中大作幸運得多，得到了日本學術振興會好幾年的補助支持，而田中大作僅能藉助人類學者的研究成果，田中的分析角度與論述的內容也因此與千々岩有些許的不同。另一方面，藤島亥治郎訪臺的時間短暫，也自白這部分的資料是整理自千々岩的研究成果。⁴⁵這3位學者除了接受人類學、民族學對高砂族的分類外，也接受他們將高砂族視為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系民

44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臺灣建築會誌》，第1報（第9輯第6號）、第2報（第10輯第3號）、續第2報（第11輯第1號）、第3報（第13輯第1號）、第4報（第13輯第5號）、續第4報（第13輯第5號）、第5報（第14輯第5號）。

45 藤島亥治郎，《臺灣の建築》，頁17-18。「因為高砂族零散居住在全臺灣的山岳地帶，要進行調查有相當大的困難，幸運地有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在臺北工業學校當教員時代，所從事全部各原住民建築的調查報告。相對於此，我僅實地觀察了排灣族的Kabiyagan（カビヤガン社）與泰雅族的烏來社，所以無法整體掌握高砂族建築，因此在此廣泛地應用千々岩氏的其它報告書，再加上我自己的看法」。

族裡的舊馬來人種的說法。

田中大作在他的著作裡提到，根據臺北大學移川教授的研究，高砂族並非近代的馬來族，而是印度尼西亞及舊馬來⁴⁶系統的種族，歷經長期的歲月從臺灣以南的土地逐漸遷移至紅頭嶼（蘭嶼）、火燒島（綠島）與臺灣島來。他們都是隨著呂宋灣岸北上的颱風，或是南來的黑潮之漂流人們的後裔。關於渡臺時間的先後，鳥居龍藏在《有史以前の日本》著書，提到各族口耳相傳的傳說不同，體質語言亦不同，來臺灣的時代亦有前後之差，其祖先故地也不相同，所以北部泰雅族、中央山脈地帶的布農族、曹族渡臺的時間較早，接在後面的是魯凱族與排灣族，東海岸のパンツア族（Pangtsah）來臺的時間較晚。田中也引用宇野圓空的《マライシヤに於ける稻米儀禮》中提到移住至臺灣的舊馬來人，認為其起源是以呂宋島為主的菲律賓之說，或是從印度尼西亞渡臺的想法。雅美族、阿美族パンツア族適於前者（呂宋菲律賓）的來源說，而曹族不一定適合後者（印度尼西亞）的說法，但是泰雅族或是布農族與婆羅洲（Borneo）上的各舊馬來諸族近似者多，然而排灣族與賽夏族則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故居地與民系。就語言學而言，有臺北大學教授故小川尚義氏的研究。小川氏嘗試比較高砂族的語言與印度尼西亞語，推斷兩者的音韻、單語、語法有親緣關係存在。⁴⁷

千々岩助太郎也是以這種認識從事高砂族住家的研究，如他在結論部分提及：「當南方文化的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時，闡明（臺灣）與南方民族的聯繫關係時，高砂族的住家及其文化，在研究印度尼西亞系民族北上的問題上，或是對於日本建築的起源及移動路徑的分析上，始有極大的意義」。⁴⁸

在《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對於單棟建築的敘述，以泰雅族為例將建築分成一、生活的樣式：居住地面是平地式、豎穴式還是干欄構式；二、室內的平面配置；三、建築結構：柱、牆壁（積木式壁、竹壁、茅

46 新舊馬來族，最大的差別在於是否受到中國、印度或伊斯蘭教之影響，舊馬來族意指未受這些文明影響之前的種族。

47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頁18-19。

48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頁77。

壁、板壁）、屋檐（頁岩、檜木皮、茅草、竹）、寢台、爐、棚、開口、中脊棟柱；四、附屬建築：穀倉、豚舍、雞舍、獸骨架、望樓、首棚等細項進行敘述。其實所分的項目相當仔細，在此就與文化圈討論較為密切的生活面的形態進行討論。其實原住民住宅的生活地面可分為平地式（Ground house；室內與室外地面同高）、豎穴式（Pit-dwelling；室內地面低於室外地面）與干欄構（Pile-dwelling；俗稱的高腳屋）；進一步在地面上所鋪的材質有頁岩、木板或者保持泥土的地面。僅僅單從生活地面也可以發現其多樣的面貌。鹿野忠雄在〈臺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於ける接觸に就いて—〉⁴⁹中對於這些生活地面有非常耐人尋味的評論，在這裡引用介紹。

關於平地式，主要為賽夏族、曹族、魯凱族、排灣諸族採用。環觀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大都採用干欄構建築形態，只有帝汶（Timor）島的一部份、爪哇島的一部份及呂宋島西北部蕃族的一部份（Kalinga、Bontocs兩族）採用平地式形式，⁵⁰這種形式的住家或可稱為屬於大陸系住宅，即使除去漢人與安南（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半島也零散存在這種住宅形式。亦即苗、傣兩族及西藏緬甸系的種族羅羅、喀欽、栗栗諸族（同系種族的羅婺、哈尼兩族採用干欄構形式），都是居住在平地式住宅裡。還有分佈於安南山脈南部的中央高原（Plateau centrale）的Mnong族的一部份是居住在平地上，海南島除了本地黎族之外，其它的種族都是住在這種住宅裡。臺灣的原住民普遍存在這種住宅形式，說明

49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頁218 - 253。

50 關於東南亞住宅屬於平地式或干欄構，最近這30年來有很多討論，提出綜合性的代表性的說法是布野修司在《世界住宅誌》引用Nguyen Van Hayden（“Introduction A L’etude De L’habitation Sur Pilotis Dans L’asie Du Sud-ese”，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4.）觀點所做的敘述。亦即，「Van Huyen以干欄構式或平地式（「土間式」）的觀點描繪出東南亞傳統住家的分佈圖。東南亞的傳統住家，因為適應濕地及防禦外敵的侵襲，一般都採取干欄構式建築。Kalimantan島上的長屋（Long House）的干欄構建築，高達4 - 5公尺高的案例。但是越南及寮國北部，與爪哇島、峇里島（Bali）、龍目島（Lombok）、Madura島（甚至Buru島）卻是屬於地面建築的區域。前者是受中國的影響，後者在集中的幾個島上分佈著地面建築，有一種說法是受從南印度傳過來的印度教影響有關。但是過去的爪哇島也是屬於干欄構住宅，其西半部的Sunda地區的傳統住家，或是拒絕與外界接觸的Baduy地區仍維持干欄構建築」。布野修司，《世界住宅誌》（京都：昭和堂，2005年），頁84。

了臺灣島較東南亞要接近大陸住宅文化的特徵。⁵¹

關於豎穴式住宅，臺灣的原住民裡，住在山上諸族的建築裡，多少都有豎穴居的傾向，但是泰雅族、布農族室內地面深達2尺（約60公分），特別是泰雅族萬大社（現今南投縣仁愛鄉）達到4尺深（約120公分），出入室內外必須使用階梯上下，可以稱為半穴居形式。臺灣的鄰近地區完全沒有這種形式的住宅，在臺灣的情形大部分分佈在山地，有人認為這是因應氣候發展出來的形態，但是在低地也發現類似案例，所以無法全部歸因於氣候因素。或許可解釋為古代亞洲大陸原始住宅的一種形式，剛好殘留在臺灣的遺緒。關於豎穴居的住宅，日本的先史時代，或中國詩經所敘述的中國古代也都有這種住宅形式。⁵²臺灣的豎穴居建築恐怕是受到大陸古代文化影響下的產物。⁵³

至於干欄構建築，可以從Nguyen Van Hayen的研究成果，了解到東南亞普遍都屬於干欄構的住宅形態，即使在中南半島地區，其南島語族（Austroasia；Austronesian languages）或是暹羅傣族（Siam-Thai）的住宅特徵，都是屬於這種建築形態。根據漢籍文獻的記述知道上古的中國長江流域沿岸地方的住宅也是干欄構建築。⁵⁴鹿野忠雄也引用伊能嘉矩〈淡北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の實査〉⁵⁵指出，臺灣北部曾經存在過使用干欄構為生活方式的平埔族，也進一步指出漢人所記的古記錄及素描圖，紀錄著清代的臺灣西部平埔族亦曾使用干欄構的建築形態。⁵⁶

還有，鹿野更指出曹（Tsou）、排灣（Paiwan）的一部份、卑

51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頁219 - 220。

52 古代中國的豎穴居或許就是中國陝西省西安半坡村的挖掘遺址所代表的住宅文化。請參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

53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頁220。

54 用漢籍文獻指出古代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共同擁有干欄構建築形態，早在1948年，戴裔煊就已經有《干欄—西南中國原始住宅的研究》，（廣州：嶺南大學，1948年）。最新的研究是田中淡的〈中國の高床住居—その源流と展開〉（收錄於《住宅建築》1990年4月號，頁28 - 34）。

55 伊能嘉矩，〈淡北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の實査 臺灣通信第11回〉，《東京人類學雜誌》，第128號（1896.11）。

56 鹿野忠雄在此地所提的漢人古記錄，應該是指清乾隆2年（1737年），黃叔璥所著的《臺海使槎錄》卷5、6、7。而關於素描圖應是指乾隆年間的67之《番社采風圖》。

南（Puyuma）、阿美（Ami）等族擁有干欄構的青年集會所；而泰雅（Atayal）、賽夏（Saisiat）、排灣（Paiwan）、阿美（Ami）、雅美（Yami）⁵⁷等各族採用干欄構的穀倉建築。鹿野認為從住宅文化來看，無法將干欄構形式的青年會所與穀倉就視為住宅文化之全體。所以臺灣原住民種族到底要歸於大陸文化圈還是東南亞文化圈還有待將來的研究來探究。⁵⁸

田中大作將穀倉建築視為討論臺灣建築文化重要指標，特別在《臺灣島建築之研究》的附論〈東南アジア周邊の諸島に於ける穀倉建築について〉中，指出環繞臺灣島的大環境各地的穀倉建築，他所列舉具有干欄構穀倉的地方包括從蘇門達臘、爪哇、婆羅洲、蘇拉維西、菲律賓賓各島，經過臺灣，往東北去到八重山列島、宮古列島、沖繩群島、奄美群島等所謂的日本西南諸島等地區。作為往後研究的開端，期待進一步研究這些地方的原住民所興建的穀倉建築，以分辨出其相似的建築型式，調查其分佈，以這些資料為基礎，論述穀倉建築文化之發達（起源）、交流、傳播等問題。⁵⁹

近年來對於穀倉的研究又有更深入的發展，如佐藤浩司的〈穀倉に住む—ロンボク島、バリ島の住空間〉，⁶⁰指出穀倉與住宅有密切關連性，從住宅建築的結構、信仰祭祀、居家生活與社會生活行為亦即空間的宇宙觀等現象，認為住宅是由穀倉發展而來的形式。一反鹿野忠雄懷疑穀倉與住宅的相互關係的想法。因此田中大作整理穀倉建築的分佈，對於臺灣原住民建築文化的理解並非沒有意義的舉動。

對於蘭嶼島上的雅美族人的住家，鹿野認為「除有屬於半豎穴居的主屋（wagai），平地建築的產房小屋（waragu）之外，還有明顯屬於干欄構建築的涼臺（tagakal），而工作房（makaran）是結合干欄構與豎穴式的建築形態。紅頭嶼（蘭嶼島）的干欄構建築與其它地方的建

57 雅美的指稱是烏居龍藏所做的命名，但是近20年來，族人自稱為達悟族（Tao）。

58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頁220－221。

59 田中大作，〈東南アジア周邊の諸島に於ける穀倉建築について〉，收錄於《臺灣島建築之研究》，頁291－303。

60 佐藤浩司，〈穀倉に住む：ロンボク島、バリ島の住居〉，《季刊民族學》，第62期（1992年），頁86－99。

築一起討論，可以認為是受到南方島嶼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主屋所示的豎穴式建築是否與臺灣島上的建築一樣接近大陸文化，還是因為颱風的特殊氣候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獨特的建築形態，則有待今後的研究」。⁶¹

針對雅美族的主屋建築，因為泰雅族直接將開鑿洞穴的壁面作為建築內部空間的牆面，但是過去被稱為半穴居的雅美住宅，其木造的牆體與下沈挖出的坑穴壁體間有間隔，雖然建築內部地面低於外部的地面，但確實是不折不扣的獨立結構住宅。並且他們鋪木板於地面為生活面，不用寢臺等家具。筆者曾將其與菲律賓巴丹群島上的建築相互比較，結論認為蘭嶼建築原是干欄構式的建築，後來為躲避颱風的侵襲，儼然就如將建築放進豎穴坑洞裡去而成現在的蘭嶼聚落景觀。⁶²在2005年問世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也持相同看法，田中氏認為雅美族主屋的外型雖屬豎穴式建築，但是因為室內鋪有地板，所以原來應該屬於干欄構建築。⁶³

戰前臺灣建築會的會員們受到人類學、民族學及先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啟發，或許也受到當時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政治構想之影響，《臺灣建築會誌》亦出現以東南亞的住宅為題的文章。例如大倉三郎的〈熱帶建築計畫汎論〉，⁶⁴或如加藤秀明的〈泰國に就いて〉、⁶⁵千々岩助太郎的〈南方共榮圈地誌〉⁶⁶等性質的文章。當時的《臺灣建築會誌》有連載千々岩助太郎的〈南方共榮圈地誌〉文章，但是卻只刊登了法屬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地誌與泰國地誌兩篇文章之後就停止了。

61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頁221 - 222。

62 黃蘭翔，〈干欄構建築在北、東臺灣原住民分佈的範圍及其脈絡之探討〉，《新史學》，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頁1 - 70。

63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頁45。

64 大倉三郎，〈熱帶建築計畫汎論〉I（《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頁1 - 33）、II（《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1號，頁9 - 15）、III（《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3號，頁112 - 116）。

65 加藤秀明，〈泰國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1939年），頁37 - 45。

66 千々岩助太郎，〈南方共榮圈地誌〉I，《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1939年），頁46 - 78。

伍、代替結論

到了戰後，臺灣曾經成為中華民國失去中國統治權後企圖反攻大陸的根據地，並且持續統治到今天。歷史反映政治的局勢，在臺灣即使存在企圖建構中國建築史的學者，但是很少有人認真思考臺灣建築史體系的建構。這種情況經過了35年後，終於在1979年由臺灣建築史家李乾朗撰寫出第一本《臺灣建築史》。⁶⁷這時世界上對現代建築也興起反省的思潮，在「後現代建築運動」之後興起了鄉土運動，該書也可被視為追求本土文化的產物。另外，在世界性的學術場域裡，建築史學界受限於東西冷戰的結構，無法前往中國現場從事田野調查，有不少臺灣建築史學者不得不將臺灣傳統建築視為中國建築史研究下的替代品。雖然，李乾朗對臺灣建築有過人的熱忱，但是無法否認其是在這種背景下所寫出來的著書。

即使如此，《臺灣建築史》所討論的主要範圍，仍僅限於戰前田中大作或是藤島亥治郎的建築史架構裡的漢人建築部分。也就是說，雖然戰前已有相當基礎的原住民建築之研究，即使在1980年代的臺灣建築史學界，也還未受到重視。⁶⁸這種現象確實是戰後臺灣建築史學界的退步。近年來儘管人數不多，但也終於有一些人企圖整理戰前的研究成果，認真思考建構臺灣建築史學。

時代已進入了21世紀又過了10年，如今要建構臺灣建築史學，除了要繼承戰前千々岩助太郎、田中大作與藤島亥治郎的研究業績之外，必須重新檢討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臺灣期間所留下來的「殖民建築」，以及戰後經過65年期間新的臺灣建築之動向。但是如今的臺灣建築史學界，即使可以看到有人針對單棟建築做過鉅細靡遺的研究，但是還未看到要全面性地重新檢討昭和10年（1935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並且以更寬廣的世界建築史體系定位臺灣建築史位置的動向。

67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市：北屋出版社，1979年）。

68 關於戰後至1995年以前的臺灣建築史研究，可以參考拙著〈回顧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幾個議題〉（收錄於《臺灣史研究百年與回顧研討會論文集》，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12月，頁181 - 213）。

徵引書目

中文部分

專書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市：北屋出版社，1979年。

戴裔煊，《干欄—西南中國原始住宅的研究》。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甲集第3種，廣州：嶺南大學，1948年。

期刊論文

黃蘭翔，〈回顧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幾個議題〉，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百年與回顧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12月。

黃蘭翔，〈干欄構建築在北、東臺灣原住民分佈的範圍及其脈絡之探討〉，《新史學》，第13卷第1期（2002年3月）。

日文部分

專書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タイヤル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5年2月。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 サイセツ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6年3月。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 ツワウ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8年3月。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一～五 パイワン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22年3月。

大倉三郎，〈熱帶建築計畫汎論〉 I（《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頁1 - 33）、II（《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1號，

- 頁9 - 15)、Ⅲ(《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3號,頁112 - 116)。
-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88年。
- 川村湊,《「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1996年。
-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第1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年。
- 田邊泰、巖谷不二雄共著,《琉球建築》。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37年。
-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5年。
- 布野修司,《世界住宅誌》。京都:昭和堂,2005年。
- 伊能嘉矩,栗野伝之丞著,《臺灣蕃人事情》。復刻版,東京:草風館,平成12年6月。
- 伊東忠太建築文獻編纂會編,《伊東忠太建築文獻》。東京:龍吟社,1936年。
- 伊東忠太,《琉球—建築文化》。東京:東峰書房,1942年。
- 佐山融吉,《阿眉族南勢蕃;阿眉族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3年3月。
- 佐山融吉,《阿眉族奇蜜社、太巴塢社、馬太鞍社、海岸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4年3月。
- 佐山融吉,《曹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5年3月。
- 佐山融吉,《紗績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7年3月。
- 佐山融吉,《大么族前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8年3月。
- 佐山融吉,《武崙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9年2月。
- 佐山融吉,《大么族後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20年3月。
- 佐山融吉,《排灣族、獅設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21年1月。
- 佐藤浩司,〈穀倉に住む:ロンボック島、バリ島の住居〉,《季刊民族學》,第62期(1992年)。

河野嘉六，《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第二卷 アミス族、プユマ族》。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1915年3月。

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9月。

増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1939年。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與人類學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5年。

藤島亥次郎，《臺灣の建築》。東京：彰國社，1948年。

期刊論文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の寺廟建築（第1報）〉，《臺灣建築會誌》，第15輯第5、6號（1943年）。

千々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住家の研究〉，《臺灣建築會誌》，第1報（第9輯第6號）、第2報（第10輯第3號）、續第2報（第11輯第1號）、第3報（第13輯第1號）、第4報（第13輯第5號）、續第4報（第13輯第5號）、第5報（第14輯第5號）。

千々岩助太郎，〈南方共榮圈地誌〉Ⅰ，《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1939年）

田中大作，〈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1號（昭和12年（1937年））。

田中大作，〈臺灣建築の史的研究につ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2號（昭和12年（1937年））。

田中淡，〈中國の高床住居—その源流と展開〉，《住宅建築》，1990年4月號。

加藤秀明，〈泰國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14輯第1號（1939年）。

末成道男，〈鳥居龍藏の足跡〉，收錄於《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総合研究資料館，1991年）。

- 江田明彦，〈伊能嘉矩年譜〉，收錄於《臺灣蕃人事情》（東京：草風館，平成12年6月復刻版）。
- 江上波夫，〈日本文化源流論の二つの流れ〉，《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民族學Ⅱ》（東京：平凡社，1984年）。
- 伊能嘉矩，〈余の赤志を陳べて、先達の君子に訴ふ〉，收入森口雄稔編著，《伊能の臺灣踏査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年）。
- 伊東忠太，〈工學博士伊東忠太先生講演〉，《臺灣建築會誌》，第8輯第5號（1936年）。
-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一、二、三、四）〉，《臺灣時報》8（28 - 32）、9（30 - 34）、10（13 - 18）、11（14 - 17）號，明治43年（1910年）。
-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各論の一節（林本源の邸宅）〉，《臺灣時報》13號，明治43年（1910年）。
-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一、二）〉，《建築雜誌》，第265（55 - 64）、266（106 - 115）號（1939年）。
- 安江正直，〈臺灣建築史〉，《臺灣建築會誌》，第11輯第2號（1939年）。
- 足立崇，〈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臺灣建築史研究の研究2—安江正直について—〉，《日本建築學會大會學術講演梗概集—建築歴史・意匠》（東京都：日本建築學會，2008年）。
- 村上直次郎，〈ゼーランヂャ築城史話〉，《臺灣文化史說》（臺北市：臺灣文化300年記念會，昭和5年（1930年）10月26日）。
- 栗山俊一，〈築城後300年を経たゼーランヂャ城の今昔〉，《臺灣建築會誌》，第2輯第2號（1930年）。
- 栗山俊一，〈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3輯第2號（1931年）。
- 高橋彝男，〈林本源邸に就いて〉，《臺灣建築會誌》，第4輯第1號（1932年）。

- 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馬淵東一著作集》，第2卷（東京都：社會思想社，昭和49年（1974年））。
- 鳥居龍藏，〈古代の日本民族移住發展の經路〉，《鳥居龍藏全集》，第1卷（東京都：朝日新聞社，昭和50年（1975年））。
- 黃蘭翔，〈臺灣都市の文化的多重性とその歴史的形成過程に関する研究〉，京都大學學位申請論文，1993年。
-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物質文化と其の類縁—東南亞細亞大陸と東南亞細亞諸島兩文化の臺灣における接觸に就いて—〉，《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東京：矢島書房，1946年）。
- 鹿野忠雄，〈臺灣原住民族の分類に對する一試案〉，收錄於《東南亞細亞民族先史學研究（下）》，（東京：矢島書房，1946年）。
- 時事新報，〈臺灣の廳舎建築〉，《建築雜誌》，第146號（1899年2月）。
- 藤島亥治郎，〈臺灣建築談議〉，《臺灣建築會誌》，第9輯第3號（1937年）。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in Taiwan under Japan

Colonial Occupation

Huang Lan-shiang*

Abstrac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vereignty, from the feudalistic Manchu Dynasty to colonization of Japan, the discour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Taiwan was altered. Taiwan architecture was not always only the prototyp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but there is a great variety of aboriginal housing were researched before World War Two, they are compositions of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Taiwan from then on.

Because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on the dwellings of aborigines, or Takasazoku, and other building types of habitants in Taiwan, the following contents of Taiwan's architecture was composed, namely aboriginal housing, building belonged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est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chitecture built by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However, Taiwan's architecture is not close to the architecture of Japan, the time which the mentioned integrated contents are drawn up should be after the completed results were reached by anthropologist. That is the late of Japan colonization of Taiwan. The movement of studies on Taiwan's architec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supplement of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Japanese Empire after 1930's and it was also can be considered an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the local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for establishing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aiwan.

Keywords, : Takasazoku, Old Malay, Aborigines of Taiwan, Tijiiwa Suketaro, Fujisima Gaijiro, Tanak Daisaku,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aiwan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文獻

第六十二卷第二期